

中國方志叢書·華北地方·第二三號

據民國國魏松聲等纂影印
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

河南省

正陽縣志

SK123/13

成文出版社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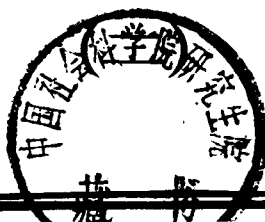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方志叢書·華北地方·第二三號

據
民國二十五年
國魏松聲等
纂鉛印
影印

河南省

正陽縣志



成文出版社印行

sk123/13



10107576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

正陽縣志

全二冊

定價：新台幣七二〇元正

發行人：黃成助

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

出版者：成文出版社

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
電話：九二二〇一〇號

印刷者：正大印製廠

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

版權所有

中國方志叢書導言

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

論我國史籍的源流，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。章學誠（一七三八—一八〇一）有六經皆史的說法，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，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。龔自珍（一七九二—一八四一）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。易經是卜筮的史，書經是記言的史，春秋是記事的史。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，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，禮記是一代的律令，皆歸史官守藏。這樣看來，都是與史有緣的。參證後來把會典、通典、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，也列入史籍，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，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。否則，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。無論如何，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，尚書和春秋，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。

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，班固父子作漢書，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。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，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，詩賦雜說，論著更多，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。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，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。把兵書、方技、術數併入子部，詩賦歸入集部，成為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這種分類的意義，好像是說，經是民族的大本原，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，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，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。經史高高在上，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，只求互相涵攝並存，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，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，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，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。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，分類仍然照舊，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，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。史籍雖然很多，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。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：「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，無真史故也。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，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。」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：「今者國史之業，既無專司，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。必當參用通志之例，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，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，乃事理之當然，亦時勢所必至，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。近世以來，政治凌夷，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，國事乖輓，職是之由。」這樣看來，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，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！

唐宋以來，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，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、紀傳體的正史、有關禮法的會典、偏重地理的方志；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、別史、編年體的通鑑、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、屬於典志的通考、通典專史，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。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。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（六六一—七二一），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，闡明義例，商榷利病，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，獨具評論性。另一位是章學誠（一七三八—一八〇一），曾爲和州、永清、亳州修志，又做過畢沅的幕僚，修纂湖北通志。他是重視方志，親歷其事，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。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。

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，再也斬不斷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鎖鏈，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。有了空間觀念，又渴求地理的知識。生活演進，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。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。中國的土地大，人口多，山川氣候不同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，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。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，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。地方志隨時代前進，倡於明代，盛於清代，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。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。

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，清代便昌盛起來。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，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，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，皆有特定的水準。其實，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，各地主纂方志的，莫不兢兢業業，收集的史料，皆是可資信實的，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。據朱士嘉統計：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、六五五種，康熙間完成一、二八六種，乾隆間又有一、〇二四種；直隸最多，有四〇三種，四川、江西、山東、河南、陝西、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。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、九一二種，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、八三二種，九三、二三七卷，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，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。這樣，總數就達到七、二六二種。比起正史來，卷帙浩繁，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。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。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，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。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：地理——沿革、疆域、面積、分野；政治——建置、職官、兵備、大事記；經濟——戶口、田賦、物產、關稅；社會——風俗、方言、寺觀、祥異；文獻——人物、藝文、金石、古蹟；便知方志內容廣泛，而且它的取材，來自檔案、函札、碑碣，是很可信實的。真正說「以校正史，則正史顯其粗疏」而已。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。

民國十九年曹兌之出版方志考稿，賅括江蘇、河北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八省的方志，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、纂修人姓名、舊志沿革、卷數目次，並且辨體例，評得失，尤其注意特殊史料，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。此外，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，也編有目錄。

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，羅列了五千多種。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，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，徐家匯天主堂藏書、金陵大學、南洋中學、中山大學諸書目，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，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、日本內閣文庫、宮內省圖書寮、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，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。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，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，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，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。

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，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，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，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，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：(一)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，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，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，能使它再現的，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。(二)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，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，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、定律，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，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。(三)現代史學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宗教、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。(四)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，參用科學的方法，獲取藝術的成果。(五)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，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，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。

我們現在應該知道，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，方志是有地域性的，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。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、時、地、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，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。為了適應時代需要，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，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，暫定為鄉、縣、府、郡、行政區的地方史，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（如瀘水志、廬山志）。

明清以來，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。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，未免過於誇張，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，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，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，效果就高得多，現在把方志的功用，試述幾個實例如下：

- (1) 朱彝尊日下舊聞，陸心源宋史翼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，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。
- (2)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，據至順鎮江志而作。
- (3)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(Limahong) 真人考，據閩粵方志而成。
- (4)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，援引閩粵方志多種。
- (5)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，何炳棣中國人口論，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。

(6) 專從物產而言。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，但品級低劣，不爲一般人喜愛，豐潤人利用竹枝、風景、花鳥畫改良後，風行一時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。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。

(7)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，詳載如何利用水力。很多方志皆有河工、灌溉、築堤的經費、徵工等資料，可供稽考。

(8) 地方賦役的負擔，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。

(9)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、驛站距離，也可查知考證。

(10) 鄉村市集、地方商業、對外貿易、典當、礦業，皆可在方志查考。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。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，直敘到其後的衰落。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。

(11)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，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。

(12)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、義學、書院、學田、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，也可從方志查考。

(13) 風俗、節日、寺院、壇觀、碑碣、古墓，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。

(14) 少數民族如苗、瑤的風俗，方志記載也很可靠。

(15)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、科舉名錄，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。

從這些功用看來，方志確也含一部份地理資料。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，便是這個原故。到此，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。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，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；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。考據起來，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，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，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，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。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，但遺存的很少。元代創編一統志，明代修纂一統志，因而徵求各省志書，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。清代方志大盛，民國繼續修纂，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，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，所以刊本雖多，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。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，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，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，精選善本影印發行。更進一步，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，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，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

重修正陽縣志

陳銘閣題

重修正陽縣志序

正陽爲吾豫名邑。在淮汝之間。詩云。遵彼汝墳。伐其條枚。旣見君子。我心則夷。是其地焉。余於前清光緒甲辰年。赴汝寧府童考。曾往返過其邑城。詢悉附郭有昔賢黃叔度故里。見其民俗渾厚。儼然有三代遺風。心低徊不欲遽去。便載邑產名酒一瓶。歸飲賓客。交稱佳釀。乙巳春。到省垣。考入簡易師範學堂。適與黎君勳卿同齋舍。是爲交識正陽人士之始。民國壬子春。由新蔡閻銘初君介紹。謁袁紹明先生於彰德軍次。談革命成功後。建設大業。頗有契合處。厥後政潮起伏。賴先生庇護之力。得免於禍。辛酉仲秋。應杭州人士約。奉師命。赴杭講學。得識陳守謙。胡恭安兩君。於砲兵營。

屢食宿營部談道論德不倦。旋兩君介紹。是邑知名人士涂君聞欽。胡君峻甫。陳君海瀾。咸君麟齋。趙君紹宣等。先後入道德學社。同師事段師尊。一堂共學。交誼自異尋常。歲癸酉。聞欽學長以所督修之邑志見示。並請其邑宰劉炳華君。函聘爲總纂。自維淺陋。愧不敢當。而紹明先生。與守謙學長。復加責之。感於情誼。遂欣然參與體例之研討。詞旨之裁酌。其實全志內容。皆編纂諸君。及聞欽學長。全副精神所會萃而成。既付梓。因佩正陽士紳之熱心公益。並隨喜聞欽館長之興起一邑文獻爲大有功也。因序其文字緣之所由結云爾。

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仲春古弦陳全三序於故都道德學社

重修正陽縣志序

志。記也。邑之有志。猶國之有史也。古列國記事記言。後世踵而行之。體裁雖異。而編摩考據。證類核真。欲其信今而傳後。則未始有異也。吾正陽土厚水深。風淳俗儉。承學之士。類皆先德行而後文藝。自三代秦漢以來。先賢名儒傑人。畸士孝子。悌弟。貞女。節婦。載在邑乘者。斑斑可考。顧邑志失修已久。其間陵谷之遷移。時事之沿革。每不無今昔之殊。況夫潛德幽光。足以維持世風。增輝史冊者。又不可勝道。及今弗志。何以昭示來茲。後雖有著作長材。勤心蒐討。而年湮代遠。徵信無從。更何所據以成信史耶。余夙懷斯志。曩於光緒癸卯。丁母憂歸里。曾邀集邑紳。計議重修。會被項城袁公。檄召治軍。忽遽就道。事遂中輟。民國改建。時會艱虞。袁公秉政。畀以軍糈重寄。夙夜在公。無暇及此。歲壬戌。余既解任農商部。稍有餘閒。乃命長子家驥。承余初志。再議重修。復以人事之變遷。干戈之擾攘。籌畫頻年。又歸停頓。幾經波折。至庚午夏。始由邑紳公舉徐君聞欽。出長志局。總司其事。聘吳少章。鄔子翔。潘益三。呂漁村。蕭屏亞。諸君。分任編纂。相與採

訪舊聞。摩挲碑碣。歷時三載。乃克成書。癸酉四月。聞欽親携全稿。暨邑宰聘書。遙蒞故都。專聘陳堯初先生爲總纂。並就商於余。及陳君守謙。趙君紹宣。李君義原。諸同鄉。共歡迎堯初先生。卽時任事。遂相與秉筆裁核。修飾潤色。凡一易寒暑。而歲事將付剗。闕邑人屬余爲序。余取其書而卒讀之。舉凡疆域。人物。風土。禮俗。以及選舉。建置。食貨。秩官。諸大端。凡爲舊志所未及者。無不博稽詳考。載列無遺。蓋自舊志失修以來。吾邑百餘年之歷史文物。至是乃燦然大備。不惟備裕徵文考獻之資。且可供問俗採風之助。懿與休哉。余既喜夫夙志獲償。尤願有志之士。勿狃積習。勿炫時名。相勉爲有體有用之學。以延吾邑先哲之墜緒於勿替。且以增志乘之光。是則余區區期望之深心也夫。

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邑人 袁 乃 寬 序

重修正陽縣志序

吾正陽縣志。自清嘉慶重修後。迄今百有餘歲矣。歷時既久。遷變已多。況中經鼎革。體制復更。故實近聞。其有待繼舊志以留示方來者。正復何限。雖在清季民初之交。邑中

先達亦嘗有續修之議。顧皆以時事不順。未能實行。民國壬戌。袁紳紹明倡議興修。設志局於黃公祠。公推楊紳子貞長其事。乃甫行草創。適城陷。楊紳遇害。事遂寢。越二年。袁公子俊伯又邀葉紳友三任主編。商同劉紳錫爵。鮑紳紀堂。諸紳耆籌款設局。中以縣局弗靖。廢於半途。迨民國十八年。士紳商請縣長。聘魏紳春源任館長。兼膺總纂。旋阻撓於經費問題。莫由盡其展布。次年庚午。以越辛未。兩經官紳舉聘涂紳聞欽。繼長館務。總纂一職。仍由魏紳春源遙領之。志時膺通館長其編纂採訪各職。仍由原聘各紳分別擔任。初稿未就。而魏總纂病逝。癸酉之夏。志稿粗具。縣政會議。專聘光山陳堯初先生。繼任總纂。惟是時。堯初公方講學北平。而我縣又匪氛甚熾。難以寧處。遂公推涂紳聞欽挈志稿北來。就正堯初公道席。相與商確參訂。積年累月。而全稿告成。今且付梓矣。是役也。起訖經二十餘年。集同志數十人。成書共十卷。始事之初。覃思體例。擬議進程。則葉紳友三。魏紳春源相繼造其端。中更事變。竭力維持。俾有始卒。則陳紳虞薰委曲運其機。及其後也。徵文考獻。清釐本末。綜合羣策羣力。勞瘁不辭。以期衷於至當。則涂

紳聞欽。肩其難而竟其事。至若不棄僻陋。嘉予潤色。俾區區邑乘。得託文采。以垂見於世。斯則堯初先生之雅惠。尤爲我邑人士所感。荷難忘者也。銘閣比年以來。世務牽率。對此名山事業。愧未能稍盡棉薄。然樂與有成之心。則又未嘗敢落人後。故於劄牘。既竟之餘。特爲述其緣起。及前後經歷如此。不惟用識欣佩。亦冀後之來者。知諸公今日護持文獻之功。爲不可沒云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夏六月邑人陳銘閣敬序

重修正陽縣志序

民族之文化。作自先聖。而述於後賢。孔子刪訂贊著。本先民國史之記載。用集我華族文化之大成。此所以爲萬世師也。縣之有志。卽國史之縮影。志缺久不修。司文化之後學。不負其責。責將誰歸。則舜學識庸庸。忝領我正教育有年矣。視事伊始。值志局再興。再蹶之餘。其與是役者。或觚未操。而城陷長隰。或稿甫編。而兵燹流離。百餘年待舉之文獻。幾摧殘於暴雨狂風。而莫敢再問。則舜以業務所在。良心主張。不敢放棄維持文

化之天職。曾於民國己巳。商同劉縣長宗琨。敦聘魏君春源。組局開辦。不數月。遭魔停廢。人幾疑縣志不復能修矣。則舜迂不畏怯。庚午春。又同紳學全體。商請劉縣長月泉。敦聘涂君聞欽。任館長主編。乃辦理未幾。又遇事變。停辦近一年。志運與抑縣運與。何刼之重耶。辛未歲。事平。縣政恢復。各機關同人。對於志役。再接再厲。公同周縣長飲真。復聘促館長涂君。招集編纂探訪各職員。重整旗鼓。奮厲進行。越二年之慘淡經營。全稿於是乎就緒。其中雖館穀多艱。糧謀煮字。個人誤會。風送流言。而負責諸同人。終不以口體之困難。影響之猜嫌。少隳撰述工作。致負官民公意之付託。癸酉夏。以陳總纂堯初公。不暇蒞縣。又公推涂館長。携稿赴平。就正纂定。且便付印。復以印費濡滯。遲遲三年。今幸陳君守謙。慨捐義囊。袁君紹明。趙君紹宣。多方贊助。付印成書。我正陽歷來掌故。始得有具體之表現。信乎文化之繼述發皇。若是其難也。則舜謬膺協纂。愧少補益。竊幸維持文化之初心克償也。用應同人之囑。而述其實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邑人陳則舜謹序

重修正陽縣志序

正陽襟淮帶汝。位汝南中心。事蹟民物。多可記載。志乘洵不可缺也。嘉慶舊志。尙餘殘版。惟在古爲愼。爲沈。前無詳考。以演混愼。亥亥多嫌。其他待補正者猶多。且失修百有餘歲。文殘獻謝。實大堪虞。重以國體變更。事多懸殊。及今不修。久益難徵。邑人士之汲汲擬修。不亦宜乎。民國壬戌秋。袁紳紹明。倡議重修。甫經著手。阻亂旋停。維時佩薰濫竽財務。附理善後。收拾燼餘。無着遺欸。商同劉君錫爵。袁君俊伯。暨紳耆各界人士。存作修志經費。越年甲子。志稿編就大半。又遭暴亂。飄零殆盡。迨己巳庚午。迭經教育局長陳君虞薰。商得官民同意。舊事重提。均阻事變。旋起旋止。未得結果。今者新志全稿。業經陳總纂堯初公。筆削纂定。排印成書矣。志館長涂君聞欽。函商運書。分配辦法。並囑爲序。初聞而喜。一迴思。而不禁慨然也。溯此次興修。爲時將七年。庚午阨於兵匪。停頓十閱月。辛未阨於匪共霖雨。障礙採訪者五六月。壬申。則一撓誤於災荒流亡。再橫梗於疫厲天札。自春徂秋。幾無寧日。尤有難者。疏水維艱。枯毫無力。甚有一二已見。隱

隱波折。而任事各同人。竟能堅忍沈毅。徵文考獻。克觀厥成。俾正陽千百年之潛德幽光。統舊志所已載漏載者。同耀新彩於簡冊。先難後獲。不其然乎。旅平袁陳趙阮劉李諸公。目睹當事人誠勉苦勞。力竟此役。咸相與助力捐貲。成此一簣。爲吾邑光。當亦父老兄弟所共樂許也。獨是此志自癸酉脫稿。祇以印費空籌。牽延數年。佩薰忝司財務。無能爲力。此心殊抱不安。所幸此中隱曲。堪爲邑人共諒爾。

中華民國 丙子年五月邑人鮑佩薰序

重修正陽縣志序

史乘之興。蓋以備得失之林。而稽考鏡之資。故採詩錄十五國風。而得民俗盛衰之象。刪書存虞夏商周。而知政治升降之由。古帝王堂階不下。風化自彌綸宇宙。夫豈無據而能然哉。正邑背汝面淮。風土人情。自有其特殊可紀之優點。况雖麟雅化。渥被汝墳。則文謨武烈之漸摩。必猶有悠久而成善良習慣者存焉。祇以明初遺黎寥落。縣廢一百三十四年。此時併入汝南。志無專書。缺略不備之事蹟。不知凡幾。迨正德乙亥。學博